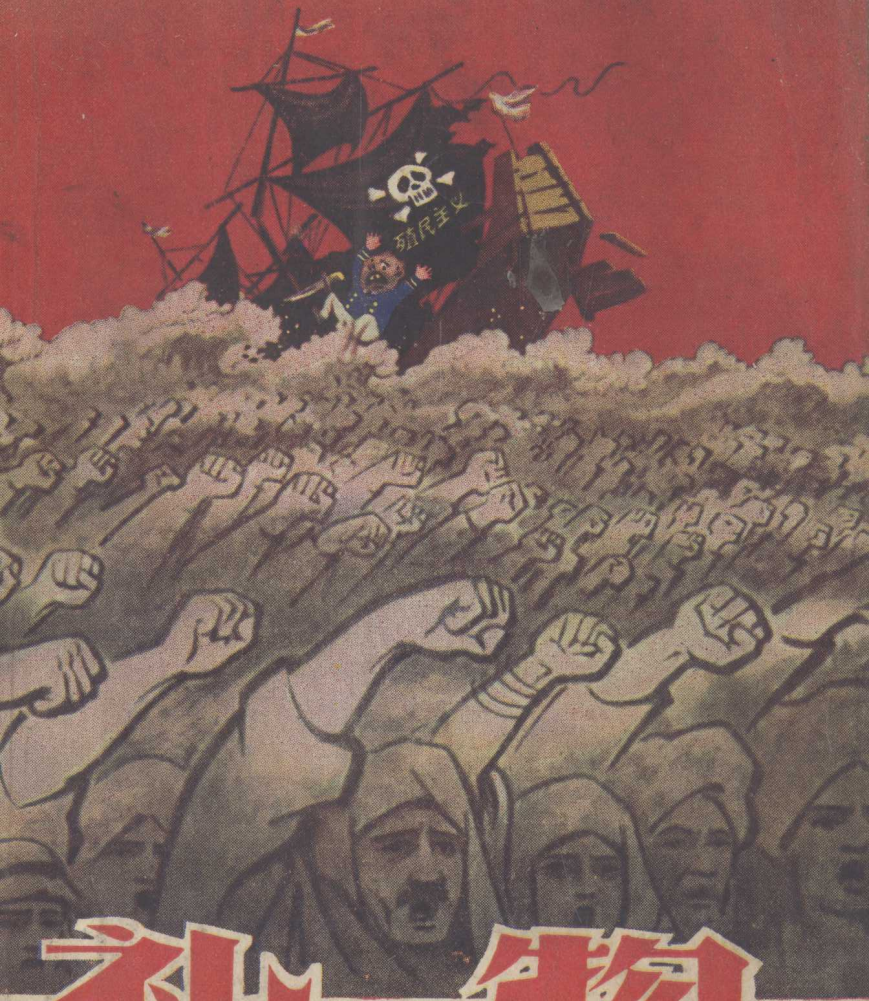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谷斯范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礼 物

谷斯范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715.12

177

內 容 提 要

这集子里的两个短篇小说，都是反映埃及人民对祖国的热爱，和他们怎样英勇地参与了反帝斗争的。“礼物”是以 1956 年埃及政府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伟大事件为背景，写一个平凡的埃及农民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。“不宁静的城”是以 1935 年埃及学生反帝斗争为题材，写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无比仇恨，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坚强信心。这两篇小说取材的时间虽相隔有二十年，但可看出埃及人民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行动是一贯的；现在他们正站在全世界反帝战线的前哨，给殖民主义敲起了致命的丧钟。

礼 物
谷 斯 范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：16/18 字数：20,000

1957 年 3 月第 1 版 195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T10077·515

定价(5)0.11元

前 記

今年七月里，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，这是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次偉大勝利。英、法两个老牌殖民主义國家，眼看“搖錢樹”物归原主，气得暴跳如雷。法國总理摩勒口口声声說法蘭西受了“侮辱”；从强盜手里夺下贓物，当然这是对强盜的不敬，可是，現在已不是十九世紀，殖民主义的盛世已如“黃梁一夢”，誰也不会对强盜彬彬有礼了。英國首相艾登的腔調更妙，他一方面气势汹汹調兵遣將，宣称“英軍应重占苏伊士运河区”；另一方面他又裝出一付哭喪相，說：“埃及要勒死我們！”“猩猩惜猩猩”，这話一点沒錯！两个耳聾眼花、更老一輩的殖民主义國家荷蘭与葡萄牙，大嘆“世道不古”；澳大利亞的总理为他的英國主子搖旗呐喊，說該用武力对付埃及；而最忙碌的，要算以“盟主”自命的杜勒斯了，他为实现“國際管制”苏伊士运河的陰謀，想出一套“使用國协会”的錦囊妙計。

艾登被妙計冲昏头腦，喜形于色，夸下海口說：“这是懸在納賽尔头上的一把利劍。”“劍”而又“利”，自然勝利可期，外交大臣劳埃德忙着招待支持“杜勒斯計劃”的十八國佳宾，为成立“使用國协会”的組織，第二次倫敦會議鑼鼓開場。不知怎的，尽管台上唱做俱全，汗流浹背；台下却打噴嚏

嗽，呵欠連天。巴基斯坦代表首先溜走，瑞典、丹麥和挪威代表也兴致索然。會議就这样“无疾而終”。一位英國工黨議員詰問艾登：

“首相閣下，那把懸在納賽尔头上的利劍在哪里？”

“变啦，先生！”“每日先驅報”用聊以解嘲的口吻，替啞口无言的艾登回答，“那把利劍已变了厨房里的一把笨鈍的刀子。”

后来，十五國的“使用國协会”虽拼凑成了；但同床異夢，各有所圖。几个北欧國家不願劳民伤財，冒繞道好望角的風險，杜勒斯又念念不忘在中东乘机撈一把的坏主意。那所謂“利劍”也者，实际比“厨房里一把笨鈍的刀子”都不如。鈍刀不能切菜，至少还能砍砍柴火，而它呢，是塗了銀粉的木头刀，僅能吓唬吓唬人而已。敢于站在反殖民主义战斗前哨的埃及人民，当然不会被这柄木头刀吓倒；于是，外貌斯文的艾登、摩勒之流，露出了青面獠牙的本來面目，驅使甘心做狗腿的以色列赤膊上陣，自己以大軍殿后，玩起十九世紀的老把戲來了。

二十世紀是人民的世紀，是殖民主义日暮途窮、脚跟碰着棺材边的世紀。以武力实现侵略野心是絕對行不通的。果然，不出一个星期，“好漢們”就碰得头破血流；埃及人民的英勇抵抗，阿拉伯國家的以实际行动作援助，亞非國家从各方面的声援，苏联和我國表示了制止侵略的坚强态度，使气焰万丈的兩個老牌殖民主义國家，一眨眼变了踏癰的皮球。

皮球是踏癰了，被迫滾出埃及領土了，但它們还妄圖玩弄國際管制运河的把戲。特別值得警惕的，是美國尽管跟它

的老伙伴同床異夢，骨節眼上，它們是一鼻孔出氣的。把侵略者的勢力徹底趕出埃及領土，堅決不讓它們在運河問題上染指，這是一場艱巨的鬥爭。

正義在埃及這一邊，勝利必然屬於埃及人民。

這集子裡的兩個短篇小說，都以反映埃及人民高貴的愛國主義感情為主題，希望它有助於讀者，更能增進對我們英勇的友邦的理解。

1956年11月

礼 物

一

薩特姆牽出一匹棕黃色的、喂得飽飽的馬。在屋前棕櫚樹下，他動手架馬鞍，把鼓溜溜的馬肚勒得緊緊的，然後從屋里背出兩只裝滿棉花的白布袋。

“凱姆那巴，繩子！”

一個披着黑紗的高瘦的婦人，拿出繩子來，幫着把布袋馱上馬背。她望了望遠處，村庄外，棉田里朝霧已經消散。天空，橘紅的云層后，射出早晨的第一道陽光。

“天黑前，趕得回？”

“唔，”薩特姆應了一聲，用毛巾擦臉上的汗水。

纏着头巾、穿藍條紋阿拉伯長衫的村長阿里·哈基，從自己屋里出來，搭訕說：

“到鎮上去嗎？薩特姆！”

“不！上亞歷山大。”

“啊？”阿里·哈基疑惑地睜眼。

“給孩子買一份禮物，”薩特姆微黑、多皺的臉上，閃過得意的神色，“快滿月哩！——你知道的，我和老婆都上了年紀，以前沒養過孩子，以後不會有第二個。”

“鎮上也買得到花布，或者銀飾……”

“那算什么貨色！”薩特姆不屑地搖搖頭。

“要把孩子打扮得像个小小蘇丹？”村長摸摸濃密的胡子，哈哈笑了。“也該給老婆買一份呀，薩特姆！”

“我已答應啦，給她買一塊新披紗。”

凱姆那巴听了，不好意思，轉身溜進屋里。

二

薩特姆牽着馬，走上往亞歷山大市的路程。

路兩旁，是漫无边际的棉田，或是荒涼、不長雜草的砂礫，有时也經過村庄，許多簡陋的黃泥屋，分布在高大、茂密的棗椰林下。七月的太陽猛烈地晒着大地。从撒哈拉沙漠吹來的風，干燥而悶熱，沒一絲涼意。馬肚上滲着汗水，它不耐煩地抖动着棕黃色的鬃毛，站住步，回头用疲乏的眼睛瞧瞧主人。

“走啊，畜生！”

薩特姆抽了一鞭，馬抱怨地晃了晃腦袋，又前進了。薩特姆的寬袖的上衣，也被汗水濕透了。他覺得心头熱辣辣的，嘴里又干又渴；可是，只要眼光落在兩只白布袋上，想到將從賽米爾老板手里拿回賣棉花的鈔票，給孩子買一份出色的、高貴的禮物，便像喝了一碗加蜜的涼水。他認識賽米爾在二十年前，兩人有過一段不尋常的交情。那時，他在亞歷山大市做碼頭工人，賽米爾是一個英國商店的伙計，為了參加1935年冬天的反英示威游行，賽米爾被店主趕跑了，流落在貧民窟里。跟他陌不相識的薩特姆，每晚下工回來，總拿出自己工資的一半，買黑面包塞到他的手里，安慰說：

“吃吧，賽米爾！——願真主懲罰惡人！”

現在，賽米爾在亞歷山大市開設一家小棉花行。

薩特姆想像着：胖胖的賽米爾老板會熱烈地接待他，請他喝濃濃的咖啡，伙計牽馬到院子里喂草料，另一個，搬棉花過磅。“算哪一級的價？老板！”伙計問。賽米爾沉下臉，呵斥說：“傻瓜！還消問嗎？給最高的價錢！”算過鈔票，放進口袋，“再見，我往市場逛逛。”“何必匆忙呢？薩特姆，再喝一杯咖啡！”不！咖啡是留不住薩特姆的！市場里，密密的帳篷下，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商品：描花的土黃色陶器，水晶樣透亮的玻璃用具，黑絲絨制的埃及帽，華貴的阿拉伯長袍，……那些跟薩特姆不相干，他從這個攤到那個攤，費盡腦筋，只是要為孩子挑選一件最滿意的禮物。挑選什麼呢？猶太人攤里那種鑲假寶石的銀飾？不，我不喜歡！英國花布？呸！滾它的！……

馬嘶叫着，倔強地扭過頭，嚼路旁的青草。薩特姆的沉思被打斷了，市場里擁擠的人群，帳篷下坐地的攤販，許多五彩絢爛的商品，都從眼前消失。

“搗蛋鬼！……”他狠狠地抽了幾鞭。馬驚跳了一下，嚼着嘴里的草，又繼續走上炎熱的遙遠的路程。

美好的沉思被打斷，一種無端的悵惘，忽使薩特姆想起故世的父親。老人是塞得港一家外商洋行的看門人，駝着背，終年坐在蘇伊士運河邊一座倉庫的鐵門口。河水流着埃及人的憂愁，老人的眼里也充滿了憂愁。

“薩特姆，什麼時候你才能娶個老婆？”

“爸爸，別急！”

“我還想活着時抱抱孫子呢。”

“等我找到職業，積蓄些錢……。”

“嘿，嘿，”老人不信地搖搖頭，輕聲嘆息。

那时薩特姆年青，有一身气力，却只能在碼頭边找些零活，賺几个小錢。找不到零活时，全依賴老人的接济过日子。老人臨終时，用枯干的、顫抖的手，把个髒布包交給兒子，布包里的錢，老人一生的積蓄，是想帮助兒子成家立業的。可是，那是少得多么可憐的数目呵！而薩特姆自己，从这个城市流浪到那个城市，又从城市流浪到農村：他在伊士美里亞做过煤棧的搬运夫，在亞歷山大做过碼頭工人，在英國老板的甘蔗田里干过活，給埃及地主当过雇工；直到八年前，他才勉强積下些錢，够給自己盖一座泥屋，娶了凱姆那巴做妻子。当薩特姆結婚时，他已是四十五歲的老新郎；新娘的年紀也不輕。他对这并不介意，只巴望凱姆那巴早日养个兒子。

三年过去，凱姆那巴沒有生育。到第四个年头，薩特姆开始心里發慌，凱姆那巴也終日愁眉苦臉。他們到清真寺做祈禱的次数增多了，把熬省下來的錢在寺門口施舍乞丐，也曾到处向年老人請教，偷偷吞服單方……又几年过去，仍然渺无希望。夜里，薩特姆常为妻子的低泣所驚醒。

“哭什么呀？婆娘！”

“兒……子……”

“哭有什么用？你要虔誠禱告真主！”

如今，他們終于有了孩子。薩特姆想到馬背上的兩袋棉花，將為他們的孩子換回一份出色的、高貴的礼物时，他的微黑、多皺的臉上，便流露着难以抑制的喜悅。藍得像海水的天空，挂着雪球似的鈴朵的棉田，碧綠的棕櫚和棗椰林，大地上的一切，既莊嚴又美妙，薩特姆仿佛置身在“一千零一夜”的古老傳說所描繪的世界里。

“感謝真主！”

他激动地喃喃着，用毛巾擦臉上的汗水。

过正午，馬匹实在累得不行，薩特姆卸下那兩只裝滿棉花的布袋，讓它在路旁村庄休息。棕櫚樹林里，穿黑衣、罩面紗的妇女們，擺着地攤，賣西瓜、蕃茄和烤熟的馬鈴薯。薩特姆向她們借水桶飲馬；然后，買个西瓜，坐在樹蔭下吃。

兩匹駱駝經過村庄。后面駱駝上，一个纏白头巾的旅客，向薩特姆看了一眼，微微一笑。薩特姆臉紅了，心想：这个不相識的人为什么朝我笑呢？难道他知道我有了孩子嗎？怎么知道的呢？誰告訴他的呢？薩特姆不覺对那旅客發生好感，一边啃着鮮紅的西瓜瓢，一边緊瞧着漸漸远去的背影。

三

下午兩点多鐘，薩特姆進入亞歷山大的市街。

这天正好是埃及革命四周年紀念日。四年前，埃及的最后一个國王法魯克，正是从这兒的拉薩尔丁宮，被永远放逐到國外去的。整个城市弥漫着節日的气氛。像棗椰叶一样鮮綠、嵌白色新月和三顆星星的國旗，飄揚在每一座建築物的屋頂。商鋪的玻璃櫥里，裝飾着彩紙，貼着納賽尔總統的画像。路旁电杆木上的擴音机，播送着管絃乐隊的鬧曲。街道上，拥塞着車輛、騾馬和駱駝，时常經過一批批去参加游行的隊伍。薩特姆用拳头敲着馬屁股，对挡在馬前的人群，喊着請求讓路；費好大的勁，他才走到賽米尔開設棉花行的那条靠河岸的街上。

七月，尼罗河泛濫的季節，这河港跟尼罗河相通，所以也汹涌着黃濁的水浪。河上，前連后接，是來自开罗、坦塔、达曼呼尔的裝棉花的运貨船，鼓着三角風帆，駛往市西区的

海港碼頭。賽米爾的棉花行，正對這條河。伙計們在店門前接待生意，老板坐在店堂里的地毯上吸水烟。他的額角是光禿禿的，穿一件白翻領襯衫，露着粗肥的脖子。他若有所思地凝視着揚帆前進的船只，一邊從水烟壺的細長管子里，吐出淡淡的烟霧。

“啊，薩特姆！”

他忽然驚叫起來，奔出去，把老朋友請進店堂。正如薩特姆所預料，伙計端來一杯濃濃的咖啡。不消說，兩人首先談棉花，談今年的棉花賣上了好價錢。

“你瞧，”賽米爾指着河上的運貨船，“這批貨都是裝到捷克和中國去的。總統真是好主意，以後再也不愁英國佬招住我們脖子殺價錢。”

“鄉下人在說，”薩特姆喝着咖啡，“這好比沙漠上掘了口寶井。”

“真是個好比喻！”那棉花行老板用手帕擦着光禿禿額上的汗珠，聳聳肩，記起什麼似的問：“你有一年多沒上城了吧？”

“路遠呀！這次來，想給孩子買一份禮物……”

“什麼？”賽米爾驚異地瞪着眼問。

“我老婆養了孩子，”薩特姆不覺臉紅起來。

“天大的喜事呀！”主人丟下水烟壺，連忙擁抱他的老朋友。

“你是知道的，我們結婚八年了，”薩特姆談話的勁兒來了，“每到夜里，凱姆那巴常常偷偷地哭，我責備說：‘哭什麼呀？你要虔誠禱告真主！’……”

“真主答應給你的，”賽米爾神色嚴肅地說，“他不會吝

齋。”

傳來一陣板胡的啾呀聲，一群戴花圈的青年男女，跳着，唱着，從店門口經過。

“這些人是去幹什麼的？”薩特姆忙問。

“他們是到解放廣場參加慶祝大會的，”賽米爾解釋。“還記得那地方吧？二十年前，就在那兒，你險險兒被英國騎巡隊的馬蹄踏死……怎樣，你也去參加？”

“不行呀！”薩特姆搖搖頭，從地毯站起。“我急着要到市場買禮物呢！”

“在我這裡宿一夜不成嗎？”

“不！我答應了老婆，天黑前一定趕回。”

薩特姆結算了賣棉花的錢，往院子裡瞧了瞧在馬槽吃草料的牲口，匆匆忙忙離開了棉花行。

每條街上，擠滿了群眾的隊伍。下午，解放廣場要舉行二十五萬人的慶祝大會，這批隊伍是去參加大會的。薩特姆熟悉亞歷山大市的道路，他揀冷僻的地方走；可是，出於意料，連平時最冷僻的街道，現在也擠滿了人，熱鬧得什麼似的。到處紅紅綠綠的旗幟，到處巨雷似的口號聲。

有幾條街，人更擠，常呆呆站好久，待隊伍走盡，才能過去。晒着七月的太陽，擠在密密層層的人群裡，薩特姆熱得滿頭是汗。但他的心比頭上更熱，一遍又一遍的口號，喚醒了他遺忘已久的記憶，像有什麼滾燙滾燙的東西，流進他的血液。快到市場的時候，他聽人說：

“納賽爾總統要發表演說呢！”

“納賽爾？”他吃驚地問。

“是呀，他到了亞歷山大。”

薩特姆忽然想到從沒收的法魯克國王產業中，自己用低價買到的五“菲丹”^①土地，想到跟蘇聯、捷克等國家進行貿易後，今年棉花的好價錢，……便下定決心，要見一見納賽爾。

“至於給孩子買禮物，”他急巴巴走着，一邊寬慰着自己，“那來得及，來得及，稍待會兒，就上市場去。”

當薩特姆趕到解放廣場時，大會早已舉行，納賽爾總統正在演說。薩特姆站在遠遠的角落，一眼不瞬瞧着設在一座高大建築物樓上的主席台，那是用綉花紋毯子裝飾起來的陽台，下面挂着大幅的黑、白、紅三色的“解放大會”旗幟。

“納……賽爾！納……賽爾！”

他低聲喃喃，激動得嗓音打顫。為了瞧得更清楚些，手遮在眉上，挡住刺眼的太陽光。他懊悔來遲了一步，對身旁一個戴紅色方帽、留銀白胡須的老人說：

“總統已講過些什麼呀？”

“阿斯旺高水壩算完啦！”那位老人輕聲嘆息。

“什麼？什麼？”他急急問。

前面一群穿大學生制服的青年，有個瘦長臉兒的，回頭厭煩地瞪了一眼：

“喂，靜一靜！”

薩特姆心亂亂的，怎么也靜不下去。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那個高水壩上呵！埃及的國土百分之九十是沙漠，而它將征服沙漠，使在漫天黃沙的大片荒原上，出現棉田、果園和碧綠的棗椰林……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又問，“英、美不是答應了給我們造水壩

^① “菲丹”為埃及的面積單位，約合一·〇三八英畝。

的借款？”

“咳，那是个恶毒的詭計，”老人气忿忿地說，胡須里濺出口沫，“要用埃及的独立自由去换取！总统揭穿了这詭計，也拒絕……”

“真討厭！两个老头！”

旁边有人不滿地噉咕。老人不再說下去，回头听納賽尔总统的演說。

“……我們不会在敌人的經濟压力下屈膝！”擴音机里傳出坚强有力的声音。“阿拉伯运动正在战勝帝國主义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火焰，正从大西洋海岸一直燒到波斯灣！”

一陣狂烈的掌声掩盖了广场。

薩特姆的手掌鼓得紅腫了。前面那群大学生蹦跳着，喊叫着，乱舞着手里的花圈。一个衣服上有油漆斑迹的矮个子，被踏着脚背，疼痛得“呀呀”叫：

“喂，喂，瞎了眼嗎？”

学生们不答理，依然蹦跳着，喊叫着。

納賽尔总统繼續演說，大伙才安靜下來。这回，他翻开了埃及歷史沉痛的一頁，談到苏伊士运河：埃及人民用自己的錢，在自己的國土上开鑿运河，費时十年，死亡了十二万工人；但运河开成了，它給埃及帶來的却是不幸和貧窮，利潤全落入了英國和法國老板的錢包里。这題目深深吸引了二十五万听众的心。薩特姆屏住呼吸，記着每一句話；戴紅色方帽的老人一动不动，仿佛庙宇里的石像；油漆工人踞起被踏痛脚；大学生們臉上露着深思的神情。……

整个广场靜寂得什么似的。一群鸽子“拍拍”扑着翅膀，飛过那座高大建筑物的屋頂。

“运河費用的收入，”擴音机里响亮地傳出納賽尔的声音，“造个阿斯旺高水壩綽綽有余！我們要在死于开鑿运河的十二万埃及工人尸骨上，建造这个大水壩！”嗓音漸漸更高昂，更有力。“我宣布：英法操縱的苏伊士运河公司，收归埃及國家所有！”

廣場頓時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欢呼声和喊叫声混成一片：

“运河是我們的！”

“运河永远屬於埃及人民！”

“納賽尔總統万歲！埃及万歲！”

油漆工人突然擁抱了戴紅色方帽的老人，瘦長臉兒的大学生被同伴舉到半空，薩特姆被个不相識的青年拉住打轉轉，轉得頭眩眼花，忽又發覺腦壳上有个花圈……

四

薩特姆記不清什么时候散会的，总之，他离开亞歷山大的时候，天完全黑了。

賽米尔坚决留他宿夜，可是，說干嘴巴也白費力。

“我要早点兒把消息帶回，”他說，“讓全村老老小小乐个暢快。”

一路上，他騎着馬飛跑，心兴奋得快跳出胸膛。

“运河公司收回啦！”薩特姆快活地想。“大伙会整夜乐得睡不成覺呢！……阿里·哈基也許还不信，‘薩特姆，不哄人嗎？’嘿，村長，这样的事能开玩笑？……阿斯旺高水壩……喂！你跑得快一点不行嗎？老哥！”

他巴不得三脚兩步就到村里，不住揮着鞭子。那匹馬虽

吃饱了棉花行里的麥子和干苜蓿，但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喘息着，撒开腿拚命跑。

夜，黑沉沉的，月亮剛爬上远处的棗椰林。

撒哈拉沙漠的風，吹來帶点寒意。

“該詳細談談阿斯旺高水壩，”他又想，“那是多少埃及人的希望呵！帝國主义刁难我們，借款是个詭計……不要發愁，老鄉們！納賽尔總統說啦：‘运河費用的收入足够造这个大水壩！’感謝真主！我們的希望不会落空！……”

月光下，远处高大的棗椰林，看去仿佛正是未來的阿斯旺高水壩。他望着，望着，臉頰上流下滾熱的眼泪。

到村里，已近半夜。跳下馬，就“嘭嘭嘭嘭”敲阿里·哈基家的門。

村長匆匆忙忙起床，提着玻璃風灯出來。

“你……是薩……”他在門縫里吃驚地問。

“是呀，是薩特姆，快開門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快！快！……”

剛打開門，薩特姆一把抱住了他。阿里·哈基吓得失声大叫，險些兒打碎風灯。

薩特姆竭力鎮定着自己，把事情說清楚，阿里·哈基这才相信他沒有發瘋。

“喂，起床啊！好消息！”阿里·哈基也抑制不住兴奋，举着灯大声喊。

許多門窗里亮起灯火，一層一層的人群圍住了薩特姆。凱姆那巴挤不進去，大声呼喚。

“薩特姆，你老婆叫你呢！”有人說。